

黔記卷四十二目錄

遷客列傳

凡遷客有官者書官
官謫戍者書原官

唐

翰林供奉李白

龍標尉

王昌齡

播州刺史劉禹錫

宋

侍講程敦厚

大明

吏部主事楊彛

進士伍建

御史許堪

督府斷事高魏

都御史陳价

主事陳溱

普安州判官王徽

左叅政鄭時

永寧經歷李瑞

石阡府經歷劉清

興隆衛經歷李文祥

鎮寧州同知蕭顯

普安州判官丁璣

思南府推官王純

龍場驛丞王文成公守仁

安莊驛丞劉天麒

新添驛丞張原

都鎮驛丞陸粲

鎮遠縣典史周坑

脩撰楊慎

僉事章綸

經歷王學孔

理問楊傑

照磨劉養直

刑部主事張紳

進士鄒元標



黔記卷四十二

恭和郭子章相奎父著
 漢州宋興祖汝杰父正
 貴溪畢三才成叔父校

遷客列傳

凡遷客有官者書官
論戍者書原官

續衣生曰邊圉瘴鄉稱惡地者唐以播宋以新恩是時黔
 非不惡也介在蠻壘尚阻聲教未列流官亡逐臣跡至我
 明設貴州而郡縣之播與新恩之惡歸之鬼方故凡得罪
 者悉置黔以禦罔兩自平播後上益知黔惡二三年來

科臣謫黔典史者楊永從天民王鎮遠士昌陳銅仁維春
郭印江如星謫黔幕者許經歷子偉包都事見捷張經歷
正學部臣謫黔者夏通判勳黃經歷龍光曹照磨文緯知
縣謫典史者楊新貴明盛謫幕者袁經歷應春於是八番
七星間蔚然麟藪鳳穴嗟乎王伯安以龍場悟良知鄒爾
瞻以龍山悟仁文黔何負遷客哉又惡知异日者諸君不
伯安爾瞻也

唐

翰林供奉李白

李白字太白蜀郡人唐宗室子天寶初至長安賀知章見
其文嘆曰子謫仙人也言於上召見金鑾殿論當世事賜
食親爲調羹有詔供奉翰林頃之不合去北抵趙魏燕晉
西旅岐邠歷商於至雒陽游秦最久復之齊魯南浮淮泗
再入吳轉涉金陵上秋酒抵尋陽天寶十四載安祿山反
明年明皇在蜀永王璘節度東南白時卧廬山璘迫致之
璘軍敗丹陽白奔至宿松坐繫尋陽獄宣撫大使崔渙與
御史中丞宋若思驗治白以爲罪薄宜賞而若思軍赴河
南遂釋白囚使謀其軍事上書肅宗薦白才可用不報是

時白年五十有七矣郭汾陽以官爵贖罪長流夜郎吟咏
自若白妻與其妾環皆與之俱環別公烏江公有竄夜郎
於烏江留別宗十六環詩後遇赦卒於永石年六十有四
續衣生曰子讀大白自序云半夜水軍來潯陽滿旌旛空
名適自誤迫脇上樓船從賜五百金棄之若浮煙辭官不
受賞翻謫夜郎天蔡寬夫謂其不從人亂是矣又讀子美
夢白詩一則曰君今在網羅何以有羽翼落月滿屋梁猶
疑照顏色一則曰冠蓋滿京華斯人獨憔悴孰云網恢恢
將老身反累子美豈妄與人者哉第亦玉東巡之歌或謂
白可以無作夜郎之行此其媒也

附太白夜郎詩流夜郎永華寺寄潯陽郡官朝別凌煙
樓曉投永華寺賢豪滿行舟賓散子獨醉願結九江流
添成萬行淚寫意寄廬嶽何當來此地天命有所懸安
得苦愁思○竄夜郎於烏江留別宗十六環君家全盛
日台鼎何陸離斬鼉盡獨皇鍊石補天維一迴日月顧
三入鳳凰池失勢青門傍種瓜復幾時猶會衆賓客三
千光路岐皇恩雪憤慙松栢含榮滋我非東林人令姊
忝齊眉浪跡未出世空名動京師過遭雲羅解翻謫夜

即悲拙妻莫邪劍及此二龍隨慙君湍波苦千里遠從
之白帝曉猿斷黃牛過客遲遙瞻明月峽西去益相思
○流夜即贈辛判官昔在長安醉花柳五侯七貴同杯
酒氣岸遙凌豪士前風流肯落他人後天子紅顏我少
年章臺走馬着金鞭文章獻納麒麟殿歌舞淹留玳瑁
筵與君自謂長如此寧知草動風塵起函谷忽驚胡馬
來秦官桃李向明開我愁遠謫夜即去何日金鷄放赦
回○流夜即題葵葉慙君能衛足嘆我遠移根白日如
分照還歸守故園○聞醜不與北闕聖人歌太康南冠
君子竄遐菴漢醜聞奏約天樂願得風吹到夜即

龍標尉王昌齡

王昌齡字少伯江寧人開元十五年進士補秘書郎中宏
辭科遷汜水尉天寶中貶龍標尉李白寄龍標詩有我寄
愁心與明月隨風直到夜即西之句昌齡后以世亂還鄉
爲刺史閩丘曉所害昌齡工詩緒密而思清後張鎬按兵
曉後期當誅辭以親老鎬曰王昌齡之親誰其養之曉語
塞

續家生曰唐地理志貞觀五年置夜郎縣天授二年分夜

即直涇溪縣屬沅州長安四年改爲業州天寶元年改龍標郡王昌齡爲龍標尉蓋今沅州詩云夜郎西者唐夜郎縣屬沅州也黎平志載龍里長官司在府城北八十里故龍標縣地司治有龍標岩則龍標在今黎平境矣故通志郡志俱有昌齡傳

附昌齡過瀘溪別友詩云武陵溪口駐扁舟溪水隨君向北流行到荆門上三峽莫將孤月對猿愁

播州刺史劉禹錫

劉禹錫字夢得權進士以叔文黨貶久之召還禹錫以作玄都觀詩譏當路出爲播州刺史柳宗元柳州刺史柳以禹錫湏侍老親播州最爲惡處請以柳州換上不許曰但與惡郡豈繫母在裴度進曰陛下方侍太后不合發此言禹錫改連州

續衣生曰夢得子厚即未入播而播爲惡郡自唐記之矣貴距播只尺今上處逆鱗者不貴不已無論母存均惡待中立借慈聖爲上一言邪

宋

侍講程敦厚

程敦厚字子山宋高宗朝侍講忤秦檜謫溧陽土人爲作
大觀亭居之亭在黎平湖耳司境上東二十里

大明

吏部主事楊爨

楊爨字秉燹餘姚人少卓犖九經史文章書畫之藝無不
習而尤長於詩故當時有楊家兄弟最能詩之稱洪武初
以人才舉爲沔陽倉副遷都察院司獄有鳳臺堂調福建
長泰縣主簿仲子顯被誣獄死刑部長子志赫茂昔安爨
聞之赴刑部詩自陳上之大悅遷吏部考功主事往

往朝士遇公即曰黃金閣下飛來也公詩末句丹心一點
隨雲氣長繞黃金閣下飛故云二十四年從駕之華山
上覽勝賦稱旨二十五年乞致仕就養戎居青松濟濟爭
執未脩暇日借縉紳游宴嘯詠惟興所適雖仲宣客荊州
子美僑劍南茂以過之居東屯四顧皆松開軒其中扁曰
萬松因自號曰萬松老所著有鳳臺貴竹東屯南遊諸藁
古今律選歌詞卒年八十沈昂銘其墓曰才兼行偉身與
名存雄詞藻翰蛟舞鳳臺蒼蒼而悅勢不曰詩之傑哉哉
佳城觀者仰止詎云殊鄉於允萬里

附自陳詩臣本山中一布衣三年從宦在京畿功名有志嗟何晚妻子無依望不歸日黑九重恩莫報月明千里淚頻揮丹心一點隨雲氣長繞黃金闕下飛○題尾
酒晴煙裊重尚氣鬱葱非烟非霧散瑤空蒼蒼曉色
鴻濛裏淡淡晴光紫翠中瑞彩雙飛金鸞駕天花幾朵
玉芙蓉身依南斗瞻觀合曼隔鄉關百萬重○題紫棠
曉霽紫棠小雨過山椒日脚熒熒轉樹腰隰色漸隨青
靄重晴光欲斂絳霓消冒烟歸去秋田牧隔水行歌晚
徑樵林下旌旗來小隊將軍出射暮雲鷗○題沈懶樵
樂矣園歌樂矣小園如畫地闕天開非偶爾園外有
山山下水水色山光來屋底山擁群峰儀鳳峙疊嶂層
巒翠如洗水流一曲蒼龍尾戛玉鏗金咽宮徵園中昨
夜東風起知是陽春催百卉秦秦密葉裁文綺娜娜長
條綴朱葢梨花杏花雪睢睢艷杏花桃李爭旖旎老我平
生厭華靡不悅千紅兼萬紫獨契亭亭高處士酷愛猗
猗美君子又與寒梅結知己尤憐幽竹又蘭芷朝遊暮
觀逾二紀晝日踏穿東郭屐幸無俗生譏鄙俚時有文
儒來濟濟幾回撥琴向清沚沙席雲屏石為几茹以瀾

毛酌以蠶咲看雙鳶雙鯉俯仰乾坤樂即已誰識靜
中涵妙理縱渠奔競紛如螳得失只將蕉鹿比榮桑浣
花誠俊偉貧賤栖遲終不耻古來落落皆如此何須更
獻遼東豕謾發狂歌聊自擬不惜傍人風過耳明日短
筇還遍倚吾樂亦在其中矣

進士伍建

伍建上虞人洪武初進士慷慨有大志以言事謫貴陽工
詩文所著有木菴詩集

御史許堪

許堪洪武初舉賢良方正除河南道御史因言事謫戍普
定衛馬場舖起用至鎮遠卒

督府斷事高巍

高巍山西遼州人事母蕭至孝蕭老而痾疾巍奉湯藥不
懈母亡廬墓蔬食三年洪武十五年應貢入太學十七年
以孝行旌尋授前軍都督府試左斷事拾捌年上疏欲墜
河南山東北平兵後荒田及柳末役慎選舉惜名器數事
太祖深嘉納之後因斷事不稱旨當罪以議賢謫戍貴州
闕索嶺仍許以姪代役 建文帝即位上疏陳情乞歸田

里許之旣而遼守王欽辟送赴銓會靖難師起魏上書借
漢烏喻 天子奇其才遂命從曹國公李景隆出師叅贊
軍務魏請以口舌排難解紛自比魯仲連累上書 文皇
請罷兵歸國累數千言不報俄而戰敗隨景隆南奔遇叅
政鐵鉉於臨邑遂與協謀守濟南頗著勞績會敵退與鉉
燕水心亭魏爲賦以志喜相與賡和且曰公旣相機決勝
加之徐將軍盛統兵皆勇如貔虎高僉憲之糾慢宋叅軍
之謀略張都統善於掠陣王太守善於儲給王府校王肯
藩善於論議何憂國難不以夕平乎又從征晉陽鴈門等
處聞京師已平乃自經歸舍

嬪衣生曰革除諸公過化驗中者惟陳尚書迪救普安高
斷事魏成關嶺今問二公姓名於普安關嶺人亡有知者
吠堯之大戀主之馬永樂間人猶諱言之也寧獨二公
建文君龍潛金筑十餘年人猶未知志莫敢書况其下者
乎天順中釋建庶人於鳳陽隆慶初祀死事諸臣於其鄉
而後陳高諸君子相繼表見吾黔記安得獨遺也

都御史陳价

陳价合州人官都御史以邊事謫居赤水謙謹和易士論

高之銅梁志稱其詩文流麗典雅爲一時推重

主事陳溱

陳溱湖廣蒲圻人天順間以戶部主事謫居黃平能詩文多著作

普安州判官王徽

王徽南錦衣衛人天順八年爲南刑科給事中 憲宗皇

帝初卽位內臣用事勢甚張在朝無敢公言者徽乃率同

官三淵上言五事一曰覽史書二曰開言路三曰重大臣

四曰長將五曰保全內臣如王振曹吉祥事敗雖保全

之不可得也近有無耻大臣結交內臣或下頭或稱翁父

因而鬻獄賣官擅作威福今後內臣不許管軍監置田宅

其家人義子悉究其來歷發回原籍當差仍嚴禁之禁

凡大小政事悉斷自宸衷與詔閣大臣計議天下親

清明之政官豎享悠久之福保全之道孰加於此 上嘉

納之至是太監牛玉以立后欺罔饒死謫南京徽等謂

牛玉罪重罰輕上疏請明刑罰以正朝綱監往事以防後

患數王大不韙之罪囚乞寘諸法因詆斥內閣執政李賢

附阿權豎籠絡士夫中藏奸計外務掩飾入中官惡之

摘其語以激 上怒皆逮下獄科道交章論林仍俱謫州判徽普安州淵茂州餘皆遠州徽等雖謫天下莫不慕其風采而欽重之徽至普安州克修厥職民表嚮化弘治間薦起山西叅議未幾引年去

左叅政鄭時

鄭時直隸舒城人景泰辛未進士成化間以副都巡撫陝西十九年夏四月上言保國利民五事曰盡誠教以回天意明義理以杜妖妄減進貢以蘇民困息傳奉以抑僥倖重名器以待有功詞多切直上怒謫之陝西軍民哭送若失父母先是中官梁芳進諸淫巧以蕩上心引用方

術以收錄異書爲名實緣傳 旨不由吏部而與人官或已官者輒加超推不擇儒吏兵民工賈囚奴至有脫白除太常者多至數十人如李孜省僧繼曉皆所引薦尤尊顯用事者鄭時疏專爲芳發也故芳諸之謫貴州左叅政歷官南刑部尚書弘治八年致仕卒贈太子少保

永寧經歷李瑞

李瑞字表正宜城人成化辛丑進士拜南道御史剛毅不視屢忤權貴中官汪直憾之逮繫詔獄謫永寧安撫司經

歷遷温州知府

石阡府經歷劉清

劉清益都人進士成化十三年以刑科給事中左遷石阡
經歷文章政事兩擅其美尋陞山西代州判官

興隆衛經歷李文祥

李文祥字天瑞麻城人成化丁未進士當成化末李孜省
竊天憲而萬眉州陰附之天下士氣日削值 敬皇帝即

位方欲有所更置臺諫莫敢先發文祥獨奮然上書大

言謂人主之法不可更而不可下移謂中貴人請
言路正綱一風俗且薦故尚書河州王竑三原曰恕可

大用南京刑部郎林俊思南司理王純直言當褻顯時中
貴人恚假詔召入左順門詰責甚峻文祥不爲動所以條

對甚辨坐謫丞成宣亡何三原王公拜太宰擢爲職方主
事僅十餘日而以吉舍人人疏忤旨逮株累謫興隆衛經

歷文祥至立均差法招寨長申場禁久而安之按察副使
吳檄兼學事都御史鄧廷瓚奉 命征南苗容兵畧大奇

其才以憲職薦尋以入 賀京師疏兩上告歸不許即南
還省母大雪中行數百里至商河溺死所著有檢齋遺稿

續衣生曰當時與公同志而最賢者鄒吉士智謫至石城以寒死丁舍人璣謫普安稍遷至蜀臬亦以溺死夫中貴人大臣能竊天憲謫斥公輩而所謂寒死溺死者則非其所能辦也而天亦巧爲之用若此幾不可問矣公猶有子而鄒公斬焉無嗣王公元美爲序公文子過合州立鄒氏族子予之衣冠後吉士豈二公所恃不朽者在我輩邪固亦莫非天邪

附鎮遠大洞李文祥周瑛聯句屈巒疊嶽翠如藍

祥小

路全光七與南英猿鶴聲中人世遠致煙籬影裏宦情甘清狂不作衛生俗

幽癖難磨賤子慈珠世上功

名元有分文白雲叩首問詩庵

瑛

○曾憶昌黎雪擁藍

文祥一塵迢遞落西南語言三載蠻音慣

瑛

風雨孤舟客

思甘吟弄頗分周老興

文祥

躄危深愛李主愁窮荒莫說

渾無事

瑛

著述年來已滿庵

鎮盞州同知蕭顯

蕭顯山海人兵科給事中成化十七年與禮科都給事中張鐸因言事忤上吏部希旨陞鐸漢陽府通判顯鎮盞州同知時鎮盞州無同知特添註授之故事給事中外轉

必方面知府無府州佐貳者此亦科臣遷轉之一變也顯
倅州政尚寬平工草書政暇與縉紳遊覽吟咏尋陞衢州
府同知遷福建兵備副使

續衣生曰 皇明典故紀聞蕭顯為鎮寧州同知通志作
知州誤

晉安州判官丁璣

丁璣

字王夫
舟徒驗

人進士官中書舍人成化二十一年春正月星

變詔求直言璣應詔陳言十事首言正心脩身末言方士
釋老且加斥絕皆為夜省繼曉等發也流入留中尋以他
事議瑣晉安州判官稱遷至蜀身以滿死

續衣生曰當時與公同陳言同謫者工部主事張吉謫景
東通判進士敖毓元謫雲南臨西縣丞至弘治元年以主
事儲確薦諸公同時起用而公與李文祥俱困於馮夷惜
哉

思南府推官王純

王純

人官工部主事成化二十二年秋九月南兵部

左侍馬顯乞致仕許之就顯疏批曰今南京米貴民饑尚

書王恕叅贊機務胡為坐視無一策拯濟年老無為革太

子少保亦令致仕工部主事王純奏曰王恕屢上封章直陳時事陛下每容其言及以年老屢乞致仕輒蒙留不許今革去太子少保令以尚書致仕群情驚駭莫知其由昔莊助論汲黯于漢武帝帝以爲古社稷之臣如黯近之臣竊見一時大臣遇事敢言者無踰于恕妄意以恕爲社稷之臣則恕之去就豈容不言伏乞特賜寬假復太子少保召還以竟其用上以純出位妄言要譽命杖之送吏部降調爲貴州思南府推官弘治初進士李文祥薦公抱忠貞優材識當列諫垣不報元年南京吏部主事儲懌上言張吉王純丁璣殷輒元李文祥此五人者能以直言狗國必不變節辱身今皆棄之蠻夷嶺海之間毒霧瘴氣與死爲伍情實可憫乞取而寘之風紀論思之地則言論風采必有可觀與其旋求敢諫之士不若先用已試之人上付吏部皆起用之

龍場驛丞王文成公守仁

王守仁字伯安餘姚人弘治十二年進士官武選主事正德元年十二月劉瑾亂政南科道官戴銑等被逮公上疏云臣聞君仁則臣直大舜之所以聖以能隱惡而揚善也

臣邇者竊見陛下以南京戶科給事中戴銑等上言特事
 特勅錦衣衛差官校擊解來京臣不知所言之當理與否
 意其間必觸忌諱上干雷霆之怒但以銑等職居司諫以
 言為職其言而善自宜嘉納施行如其未善亦宜包容隱
 覆以開忠讜之路乃今赫然下令遠事拘囚在陛下之心
 不過示懲創使其後日不敢輕率妄自論列非果有意怒
 絕之也下民無知妄生疑懼臣切惜之在廷之臣莫不以
 此舉為非宜然莫敢為陛下言者豈其無憂國愛君之心
 哉懼陛下復以罪先辜非之則非陛下無兩于國事徒足以
 增陛下之過舉耳然則自是而後雖有上關宗社危銑之
 事陛下勃然而聞之陛下聰明超越苟念及此寧不寒心
 況今天時寒沍萬一差去官校督束過嚴銑等在道或致
 失所遂填溝壑使陛下下有殺諫臣之名與羣臣紛紛之議
 其時陛下必將追究左右莫有言者則既晚矣伏願陛下
 追收前旨使銑等仍舊供職擴大公無我之心明改過不
 吝之勇聖德昭布遠近人民胥悅豈不休哉臣又惟君者
 元首也臣者耳目手足也陛下思耳目之不可使壅塞手
 足之不可使痿痺必將惻然而有所不忍矣疏入謹大怒

縛杖闕下幾死謫貴州龍場驛丞公汎沅湘吊屈平其辭
曰山巖慘兮江夜波風颺颺兮木辭柯汎中流兮焉泊港
椒鬪兮吊相纍雲冥冥兮月星蔽晦水峻嶮兮霞又下纍
之宮兮安在悵無見兮愁予高岸兮嶽嶠紛糾錯兮樛枝
下深淵兮不測穴頑洞兮蛟螭山岑兮無極空谷谿猗兮
迥寥寂猿啾啾兮吟雨熊羆嗥兮虎交跡念纍之窮兮焉
托處四山無人兮駭狐鼠魑魅游兮群跳嘯瞰出入兮爲
繫姦宄嫉纍正直兮友詆爲殃昵比上官兮子蘭爲嫉幽
叢溽兮疇侶懷故都兮增傷望九疑兮纍纍重華兮陳

辭沮積雪兮礪道絕洞庭渺邈兮天路迷要
召申屠兮使騶娥鼓瑟兮馮夷舞聊遨遊兮湘之浦乘四
波兮泊蘭渚倦故都兮獨延佇君不還兮郢爲墟心壹鬱
兮欲誰語郢爲墟兮函嶺亦焚讒鬼遭戮兮快不酬寃歷
千載兮耿忠悞君可復兮排帝闕望近跡兮涓陽箕惟囚
兮其佯以狂艱貞兮晦明懷若人兮將予退藏宗國淪兮
摧肺腑忠憤激兮中道難勉低回兮不忍溢自沉兮心所
安雄之諛兮讒喙衆狂穉兮謂纍揭已爲魁爲魁兮爲讒
媵妾纍視若鼠兮佞類有泚纍忽舉兮雲中龍旂旒靄兮

颯風橫四海兮條忽駟王虬兮上衝降望兮大壑山川蕭
條兮濟寥廓逝遠去兮無窮懷故都兮蜷局亂曰日西夕
兮沅湘流楚山嗟峨兮無冬秋曩不見兮涕泗世愈隘兮
孰知我憂公至龍塲力學學益進葦何陋軒軒前結亭名
君子亭而自記其軒曰昔孔子欲居九夷人以爲陋孔子
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守仁以罪謫龍塲龍塲古夷蔡外
習類尚因其故人皆以予自上國往將陋其地弗能居也
而予處之旬月安而樂之求其所謂甚陋者莫得獨其結
題烏言山棲祇服無軒裳宮室之觀文儀皆讓之縵然此
猶淳龐質素之遺不得以爲陋也夫愛憎面背亂白黜淡
奸窮黜外良而中螫諸夏蓋不免焉石是而彬郁其容宋
甫魯掖折旋矩矱將無爲陋乎夷之人迺不能此其好言
惡詈直情率遂則有矣世徒以其言辭物未之恥而陋之
吾不謂然也始予至無室以止居於叢棘間則鬱也遷於
東峰就石穴居之又陰以濕龍塲民老稚日來視予喜不
予陋益孚比予予嘗圃於叢棘右民謂予之樂之也相與
伐木閣之就其地爲軒以居予予因而翳以檜竹蔭以卉
藥列堂階辨室奧琴編圖史講誦遊適之道略具學士之

來遊者亦稍稍集於是人之及吾軒者若觀於通都焉而予亦忘予之居夷也因名之曰何陋以信孔子之言嗟夫諸夏之盛其典章禮樂歷聖脩而傳之夷不能有也則謂之陋固宜於後蔑道德而專法令搜抉鈞繫之術窮而狡匿譎詐無所不至渾朴盡矣夷之民方若未豕之璞未繩之木雖粗礪頑梗而椎斧尚有施也安可以陋之斯孔子所爲欲居也歟雖然典章文物則亦胡可無講今夷之俗崇巫事鬼瀆禮任情不中不節卒未免於陋之名則亦不講於是耳然此無損於其所也誠有君子而居焉其化之

也益易而予非其人也記之以俟來者貴州諸生從之遊有龍場生問於陽明子曰夫子之言於朝臣也愛不忘乎君也今者譴於是而汲汲求去殆有所淪乎陽明子曰吾今則有間矣今吾又病是以欲去龍場生曰夫子之以病也則吾旣聞命矣敢問其所以有間何謂也昔爲其貴而今爲其賤昔處於內而今處於外歟夫乘田委吏孔子嘗爲之矣陽明子曰非是之謂也君子之仕也以行道不以道而仕者竊今吾不得爲行道矣雖古有祿仕未嘗奸其職也曰牛羊茁壯會計當也今吾不無愧焉夫祿仕爲貧

也吾有先世之田力耕足以供朝夕子且以吾爲道乎爲
貧乎龍塲生曰夫子之來也謹也非仕也子於父母惟命
之從臣之於君事之如一而可以拂之無乃不恭乎陽明
子曰吾之來也謹也非仕也吾之謹也乃仕也非役也役
者以力仕者以道力可屈道不可屈吾萬里而至以承謹
也然猶有職守焉不得其職而去非以謹也君猶父母事
之如一固也不曰就養有方乎惟命之從而不以道是妾
婦之順非所以爲恭也龍塲生曰聖人不敢忘天下賢者
皆上信誰與爲國曰賢者則忘天下乎夫出溺於波濤者

沒人之能也陳高而音游矣吾懼於先溺也龍塲生
曰吾聞賢者之有益於人也惟所用無釋小大若是亦有
所不利歟曰賢者之用於世也行其義而已義無不宜無
不利也不得其宜雖有豈美君子不謂之利也且吾聞之
人各有能有不能惟聖人而後無不能吾猶未得爲賢也
而子責我以聖人之事固非其礙矣曰夫子不屑於用也
夫子而苟屑於用蘭蕙榮於堂階而芬馨被於几席桂華
之刈可以覆垣草木之微則亦有然者而况賢者乎陽明
子曰蘭蕙榮於堂階也而後芬馨被於几席桂華也而後

可刈以覆垣今子將刈蘭蕙而責以覆垣之用子爲愛之
邪抑爲害之邪宣慰使女貴榮竊敬慕公龍場又其境內
驛饋金帛鞍馬粟肉又使圉人代薪水公謝辭金帛而與
之書曰某得罪 朝廷而來惟竄伏陰厓幽谷中以禦魍
魎則其所宜故雖風聞使君高誼經旬月不敢見若似簡
伉者然省愆內誦痛自前責不敢比數於冠裳則亦逐臣
之禮也使君不以爲過使廩人粟庖人餽肉圉人代薪
水之勞自惟罪人何可以辱守土之大夫懼不敢當輒以
禮辭使君復不以爲罪昨者又以金帛副以鞍馬禮當

隆情益至某益用震悚是重使君之辱而甚逐臣之罪也
愈不敢當矣使者堅不可卻求其說而不得無已其周之
乎周之亦可受也敬受米貳石柴炭鷄鵝悉受如來數其
諸金帛鞍馬使君所以交於卿士大夫者施之逐臣殊駭
觀聽敢固以辭伏惟使君處人以禮恕物以情不至再辱
則可矣貴榮以從征香爐山加貴州布政司叅政猶快快
薄之乃奏乞減龍場諸驛以償其功事下督府勘議公乃
貽書貴榮曰減驛事非罪人所敢與聞承使君厚愛因使
者至偶問及之不謂其遂達諸左右也悚息悚息然已承

見詢則又不可黜凡 朝廷制度定自 祖宗後世守之不敢以檀改改在 朝廷且謂之變亂况諸侯乎縱 朝廷不見罪有司者將執法繩之使君必且無益縱遂幸免於一時或五六年或八九年雖遠至二三十年當事者猶得持典章而議其後若是則使君何利焉使君之先自漢唐以來千幾百年土地人民未之或改所以長久若此者以能世守天子禮法竭忠盡力不敢分寸有所違越故天子亦不得踰禮法無故而加諸忠良之臣不然使君之土地人民富且盛矣 朝廷悉取而郡縣之其誰以為不可

夫驛可減也亦可增也驛可改也宣慰司亦可革也由此言之殆甚有害使君其未之思邪所云奏功陞職事意亦如此夫刻除寇盜以撫綏平良亦守土常職今縷舉以要賞則 朝廷平日之恩寵祿位顧將何為使君為參政已非設官之舊又干進不已是無抵極也衆必不堪夫宣慰守土之官故得以世有其土地人民若參政則派官矣東西南北惟天子所使 朝廷下方尺之檄委使君以一職或闈或蜀其敢弗行則方命之誅不旋踵而至捧檄從事千百年之土地人民非復使君有矣由此言之雖今日之

叅政使君將恐辭去之不速又可求進乎凡此以利害言
揆之於義反之於心使君必自有不安者夫拂心違義而
行衆所不與鬼神所不嘉也承問及不敢不以正對幸亮
察旣而驛竟不減宋氏部羅阿賈阿禮等叛人言貴榮嗾
之而督府檄兵安家輒違約不至守仁復貽貴榮書曰阿
賈阿禮等畔宋氏爲地方患傳者謂使君使之雖或出妬
婦之口然阿禮等自言使君嘗錫之以穩遺之以弓弩雞
無其心不幸乃有其迹矣始三堂兩司得是說即欲聞之
於朝旣而以使君平日忠實之故未必有是且信且疑始

今使君討賊苟遂出軍剿撲則傳聞皆妄何以濫及忠
良其或坐觀逗遛徐議可否亦未爲晚故且隱忍其議所
以待使君者旣而又移三至使君始出衆論紛紛疑者將
信喧騰之際適會左右來獻阿麻之首偏師出解洪邊之
圍徐徐又三月餘矣使君稱疾歸臥諸軍以次潛回其間
分屯寨堡者不聞擒斬以宣國威惟增剽掠以重民怨衆
情愈益不平而使君之民罔所知識方揚言於人謂宋氏
之難當使宋氏自平安氏何與而反爲之役我安氏連地
千里擁衆四十八萬深坑絕地飛鳥不能越猿猱不能攀

縱遂高坐不爲宋氏出一卒人亦莫知我何斯言已稍稍傳
橋不知三堂兩司已嘗聞之否使君誠久臥不出安氏之
禍必自斯言始矣使君與宋氏同守土而使君爲之長地
方變亂皆守土者之罪使君能獨委之宋氏乎夫連地千
里孰與中土之一大郡擁衆四十八萬孰與中土之一都
司深坑絕地安氏有之然如安氏者環四面而居以百數
也今橋州有楊愛凱里有楊友酉陽保靖有彭世麒等諸
人斯言苟聞於朝 朝廷下片紙於楊愛諸人使各自爲
戰共分安氏之所有蓋朝令而夕無安氏矣深坑絕地何

所用其險使君可無寒心乎且安氏之職四十八支更迭
而爲今使君獨佔有三世而群支莫敢爭以 朝廷之命
也苟有可乘之釁孰不欲起而代之乎然則楊此言於外
以速安氏之禍者殆魚人之計蕭牆之憂未可測也使君
宜速出軍平定反側破衆讒之口息多端之議彌方輿之
變急難測之禍補旣往之愆要將來之福某非爲人作說
客者使君幸熟思之終貴榮之世不敢跋扈者公之功也
公陞廬陵知縣瑾誅始通顯歷官僉都御史巡撫南贛會
宸濠反公起義擒濠以功封新建伯卒贈侯諡文成萬曆

中從祀孔子廟廷

蟻衣生曰龍場之謫天假手於瑾王王公於成者公始以文章氣節自負至黔始悟良知以養聖胎龍場其陳蔡也豫章已卯之亂繇公而救龍場其隆中也黔人未知學公與龍場生問答後嗣是孫山甫馬內江李湜之蔚然興起爲理學名儒龍場其緇帷杏壇也至謫於黔者幸公自寬宦於黔者依公爲儀其有功於黔豈曰柳永韓潮已哉

安莊驛丞劉天麒

劉天麒字仁徵臨桂人弘治壬戌進士爲工部都水主事分司呂梁正德初關人擅勢有自南都請北者舟經呂梁天麒不爲禮及橫索頗裁抑之其人怒詆云入訴諸閹諸閹語具奏當從中爲助明日奏上又明日遣官校往逮繫錦衣獄榜掠備至卒不服乃謫安莊驛丞居未幾王主事守仁亦謫龍場驛至則與天麒定交天麒病卒守仁爲文祭之嘉靖初詔復其官賜諭祭

新添驛丞張原

張原三原人正德間以給事中謫新添驛驛丞往來貴陽樂建水州守李君陞園而居焉園有四香亭原爲之記

略曰建水守李君仲爵闢屋前隙地雜植花卉創亭其
間扁曰四香蓋取義於四時之物之香者如春則蘭蕙壯
丹棠棣夏則荼蘼薝蔔安石榴菡萏秋有桂菊正橘冬有
臙脂玉辦綠萼諸梅競芳爭艷次第呈香歐陽文忠公所
謂莫教一日不花開意也亭直當貴山衝奇巒巖青翠
可挹宛如佳賓叅對子前俯臨貴河于斷崖溜石間驚湍
飛瀨灑灑有曳擊聲距河西不十武許石罅出泉昔人刻
石肖龍形自吻鬣沸以送流味井以冽優於他水垣之外
藝田若干畝臙臙巨望歲種林以給醞醞極後鑿池蓮茨
藻荇滿其水面而錦鯉金魚振鬣吐沫上下游泳有自得
之意綠垣薜竹間植以松每風晨月夕霏開雨霽則松陰
匝金梅影橫玉而倚上狗棗竹亦浮光蕩彩槭槭於陞楯窓
檻之間清耳豁目可聽可玩仲爵時至亭上徙倚延佇登
高以重臨水以嬉或手自耘以剷除荒穢優游終日率以
爲常予放逐南來方鬱鬱于茲土間嘗造謁獲登斯亭而
允高者下者遠者近者逶迤而降伏者滄泓而沈沈者突
然窪然翁然鬱然蒼蒼蒼深澗巖巖望之如畫一覽而
盡得之顧亦愉愉樂焉頌釋其壽糜淥泊之棹而餘然忘

歸也讀斯記原之胸次有雲壑烟林谷風溪月之思其不
累於遷謫如此

都鎮驛丞陸榮

陸榮蘇州人進士爲兵科給事中嘉靖間以三事謫都鎮
驛丞署平越衛學平越故有張三卡禮斗亭歲久圯榮葺
之而爲之銘其詞曰黎莪之山形穹隆兮蛇蟠結蟠鳳臨
江兮扶輿宛延靈淑鍾兮言言玄宮直崇嶺兮率宇密清
極斗中兮至人天遊此從容兮澄心儲精與神通兮清夜
嘗然星輿降兮魁旋杓回正衡度兮載以上征返太素兮

遺虛寂寥風
布兮神居秘
紛賸路兮玄冥左
傳衍容倚靡兮盤旋遊遨行遲遲兮橋河山靈時守視兮
風雨攸除無阨隘兮惟山日長昊天久兮刻銘斯亭與終
始兮榮又憫貴軍扛擡苦作擔夫邊軍二謫讀之令人泣
下

附擔夫謠擔夫來擔夫來爾何爲者軍當差 朝廷養
軍爲殺賊遣作擔夫誰愛惜自從少小被編差垂老奔

走何曾息祇今丁壯逃亡盡數十殘兵渾疲墨可憐風
兩霜雪時凍餓龍鍾強驅逼手搏麥屑淘水滄頭面垢
賦懸蠟虱高山大嶺坡百盤衣破肩穿足無力三步回
頭五步愁密箐深林多虎跡歸來息足未下坡郵亭又
報官負過朝亦官員過暮亦官員過貴州都來手掌地
焉用官員如許多太平不肯恤戰士一旦緩急將柰何
噫吁噫一旦緩急將柰何○邊軍謠邊軍苦邊軍苦自
恨生身向行伍月支幾斗倉底粟一半泥沙不堪煮盡
將易賣辦科差顆粒那曾入鍋釜官逋私債還未足又

見散糧來糶穀去年糶穀揭瓦償今年瓦盡蕪柝屋官
司積穀爲備荒豈知剗肉先成瘡近聞防中發川賊盡
遣丁男行運糧老弱伶仃已不保何況對陣聞刀鎗宛
婉嬌兒未離母街頭抱賣供軍裝閭閻哭聲日震地天
遠無路聞君上君不見京師養軍三十萬有手何曾
捻弓箭太倉有米百不悉飽食且傍柳欄遊

鎮遠縣典史周琬

周琬應城人嘉靖壬辰進士官給事中左遷鎮遠縣典史
三十一年以右僉都御史鎮守昌平三十二年劾免三十

四年以右僉都巡撫應天陞兵部右侍郎兼前職提督軍務以病乞休

脩撰楊慎

楊慎字用脩新都人大學上文忠公廷和子也正德辛未舉進士第一授翰林脩撰嘉靖五年以議禮謫戍永昌往來貴州動經歲月凡山川之繡聳風俗之樵朴道路之險峻多所嘯吟名曰流寓雜吟三十二年貴州通志成公爲之序年七十一卒於雲南隆慶元年贈光祿寺少卿所著自序鉛餘錄轉注古音等書數百卷

附詩元日初添喜晴白日臨元歲玄雲放曉晴城窺水壑迥樓射雪峯明客鯉何時到賓鴻昨夜驚離心似芳草處處逐春生○題四松亭哦松誰者作墨妙說升卷一自身辭北翻令色在南風霜空獨立廊廟更何堪蒼古龍鱗在年年銷翠嵐○送熊維藩之葵川驪駒載道何駸駸飛鳧遙下蠻江潯鴈鴻不度群柯國虎豹常啼楓樹林鳴琴仙室白日靜鎖印公堂朱夏深水蘂肯移清吏節丹裳須服野人心○流寓雜詠界首飛泉瀑鍊懸紅崖迥異絳霄連關名彷彿魚鳧國橋記分明傳詠

川○千層石蹬陟雲岑夜市千燈瞰碧潭遊女踏歌梅
者月長杉高髻似雕陰○金毛仙丹號崖薑星作繁花
石作房地秀莫言中土隔炎皇岐相總曾嘗○水峽風
煙接大洲翠屏青嶂繞丹丘當年若使王猷見那肯輕
回雪夜舟○林雲善霧不分天清露常如雨線穿百里
迥無煙火接依稀猶似燧人前○綺繪纏髻作雕題鐵
距穿鞋學馬蹄清曉樵斤探虎穴黃昏及甕下猿梯○
銅鼓聲中夜賽神敲釵擊鈿闔金銀馬即起舞袂徒唱
惱殺常征久戍人○龍馬先朝出養龍御前賜名飛越

峯人間神駿寧無種天上孫陽不易逢○曲溪山閣留
別李曲溪子東風樓上水盈盈爲鼓誰驚一再行明日
朶園懷李白寒山一帶短長亭○烏撒喜晴易見黃河
清難逢烏撒晴陰霾旣已豁險道况復平蜀日杳千里
滇雲惟十程江花與江草異國看春生○奇景行畢節
早行作晴風空濛暮朝彩頓看色界澄飛靄白雲翻在
半山腰下窺深菁如銀海湏臾赤日上青林銀海鎔爲
紫磨金窮岫瘁鄉那有此天教奇景換豪吟○普巾孤
城比屋雪封瓦重露濃嵐霽四野飄飄風凹巧回爲凝

涸水槽工溜馬倦客落日投主人冷突無烟炊濕新敢

辭白首禦魑魅眼見木夫尤苦辛○浮橋千尺長缸臥

錦波懸幢度索笑牒柯王環金鎖隨開闔木客絞人誰

嘯歌漫道龜蠃梁碧海虛傳烏鵲架銀河堪憐來往鷺

鴻影步步塵香襯襪羅○夜郎曲首二夜郎城桐梓原東

喋壘平村民如野鹿猶說翰林名城在桐梓驛東十餘里○夜郎溪槃

木陰中半景西漁舟投樹宿水鳥逗花啼溪名程水在東溪南平古城下○

夜郎歌漢宮曾取教秦娥竹枝傳窈窕楊柳轉猗儻夜郎歌也今夕思南歌○烏撒寒三四五六七言烏撒天去雲簇啼為林水為谷脫火

龍髯縮金鳥足驚踏溪每淫羊腸坂詰屋四載難以乘

權五枝詎能緣木獨行叢叢况瘁人向曉欲投何處宿

蠟衣生曰楊升菴產於蜀戍於滇似若無與於黔而往來

賁筑品題山川所著有流寓雜咏蓋遷客之雄者讀黃栢

行作客行路猶苦於黔而况倥偬兵戈之場馳驟戎馬之

區如予者乎升菴見之其苦予也當何如矣

僉事章綸

章綸浙江人正德辛未進士嘉靖五年為山西僉事奏

事起下山西按臣訊之時御史馬錄丞以獲補妖賊為功

餘紀卷之四十一

厲威嚴以就贖于是以詢鄉紳常泰刑部郎劉仕旣鄜洛
父老皆附和同詞以張寅爲真李福達也錄以成案行布
政使李璋按察使李王僉事章綸都指揮馬亨雜鞫之無
敢反異者獄具上 朝廷疑而速錄等於廷再訊之錄永
戍綸謫戍烏撒衛狐介不羣十六年赦還

續末生曰馬御史即以成案校三司綸不能平反謫固宜
獨此獄至今尚疑嘉靖四十五年都御史龐尚鵬復以四
川妖寇蔡伯貫反勸彌師李向而同自稱爲李午即福孫
大仁大禮世習白蓮妖教遂追劾郭勛乞卹馬錄 穆廟

從之不知 世廟是乎 穆廟是乎張文忠所反者當乎
龐中丞所反者當乎俱未可知也

附章僉事詩懶性題詩竟未多老人真趣在山阿飛來
脫跡籠中鳥看破浮名水上波遭蹶自知驚力竭投荒
誰謂多冠莪商巖漢席何人到書卷壺觴好放歌浙中
有二章綸一樂清人正統間官至尚書謚恭毅爲名臣
一爲山西僉事以大獄謫戍烏撒

經歷王學孔

王學孔字魯卿安福人嘉靖癸未進士以給事中謫貴州

都司經歷歷官副使

理問楊僕

楊僕雲南臨安人嘉靖丙戌進士爲給事中舉靖難諸死節臣不報人以爲昌言後謫貴州布政司添註理問歷官叅議

照磨劉養直

劉養直內江人進士嘉靖間以給事中謫貴州布政司添註照磨

刑部主事張紳

張紳字子儀柳州衛人嘉靖癸丑進士授刑部主事三十七年三月疏論大學士嚴嵩其言曰嵩位極人臣資甲天下子爲工部侍郎孫爲錦衣中書官客盡登要津親識俱衣青紫而險足傾人詐足惑世辨足亂正才足濟愚臣不暇歷舉姑以今日邊情所以急錢糧所以乏人才所以下皆本於嵩 國家所恃以屏醜虜者在邊鎮自嵩輔政以來一時督撫將帥盡由賄賂托名修邊非實修邊以餽嵩也託名築堡非實築堡以餽嵩也賄賂一入或指敗爲功或謂入爲道覆沒全軍者陰戕殺平民者陸相欺相隱日

甚一日至使 祖宗二百年以來邊防盡壞如此 國家
定額給發各邊者取之戶部自嵩輔政以來一時督撫將
帥旣以賄進豈肯取之私家必至尅減軍餉朝出戶部之
門暮入奸臣之府以十分計之四分輸邊六分餽嵩臣不
意 祖宗二百年來軍費盡爲所耗如此至於人才又爲
嵩敗壞無有底止彼不顧 朝廷名器大開鬻爵之門其
子世蕃又以市井無賴之資藉父虎狼之勢貪惡害人罔
所不至故一時無恥之徒如梟攫腐如蛆吮穢在內則圖
改官終日干謁於私第在外則謀遷秩終歲打點於京師
有以三千五千調美官者有以七百八百得與選者公行
白日乞哀昏夜遂致靡然成風如喪心狂病然臣不意
祖宗二百年來士風其廉耻禮義盡爲嵩所敗壞至此

陛下雖憂民深求治切奚益哉疏入

上大怒廷杖謫戍

都勻勻士構讀書堂從之遊公著問月賦其辭曰張子戍
于夜郎之濱夜郎去龍城五千里三年而鴈音不來張子
登樓望焉見月于崇崗之巔乃憑闌問之月若會余總對
月而不忍去遂作賦曰登危樓之崔嵬兮望五嶺之迢遙
流火降而霜清兮天晃朗以彌高草木煩拏以殞脫兮山

櫛椽以寂寥空朦之蒼蒼兮渾一色而霽消俄皓魄其
聿升兮揚輝光于東臯方其始升也鵲鵲燭燭腫腫
曜乎若金波湧于重旗之表朗乎若巨鑑浮于扶桑之東
始逶迤而桂嶺遂倏忽以摩空萬籟寂其無聲兮群星燦
爛以相從樓映編以浮白窻涵虛而玲瓏近姮娥其咫尺
兮俯桂樹之翁隆聞天樂之錯雜兮聽玉杵之瑋惚襲寒
氣其逼人兮窺清虛之瑤宮烏鵲遠樹以南飛兮征鴻帶
影以隨陽橋玉砧之颺杳兮吹洞簫之悠揚余顛倚闌而
徘徊兮杳尚羈此夜即思慈闈于千里兮望美人乎一方

五嶺何其遐隔兮瀟湘何其路長發清嘯以動問兮月底
幾心謂叩于焉望舒停御寒蟾罷泣下青天之白鸞來素
娥之羽衣踟躕顧向余而言曰子豈非洞庭以南狂夫
乎胡爲乎此樓中也子亦知吾月乎成以七寶璘珣脩以
八萬之戶氏尊爲群陰之紀貴爲上天之使固宜金盆之
常圓素光之無蝕也何冀英之生落兮遂晦朔之不一也
蝦吞則損爲破環兮麟闕則沒其半壁也是天地且不能
保盈虧兮而矧曲伸之理數也信胸臆之往來兮測腦魄
之不停方二八之爲缺兮又安知三五之不盈苟爾脩其

罔玷号亦奚愧于光明經千古以流輝号尚母急于斯征
嘉話既畢素娥告退駕紫雲以旋車望瓊樓而鳴佩銀波
耀人金粟飄桂張子送之如醒如醉殆不知夜邪晝邪夢
邪孰辨其真偽隆慶改元召為吏部郎歷官刑部侍郎乞
骸骨卒後萬曆五年進士鄒元標論張江陵奪情亦謫戍
都勻尋公遺跡九鶴樓舊寓龍山道院及讀書堂各繪一
圖系以數語

進士鄒元標

鄒元標字爾瞻吉水人萬曆丁丑進士觀政刑部會輔臣

江陵張公聞父憂不奔喪公特疏論之略臣聞輔臣張

居正父喪三疏乞恩守制 皇上三留之為居正計者必

再疏懇之 皇上皇上不聽計哀死求之而已何求歸之

情未切暫留之疏遽上臣讀此疏涕泗交流即欲竭盡血

誠冒下 天聽自惟涉世未久諳練未深不敢啾啾自取

越職冀當言責者有言也今當言責者不惟不言且乞留

矣臣復默而不言三綱淪九法斃日被冠裳無異禽豕敢

置身斧鉞披瀝為 皇上陳之臣聞天生民不能自治也
立君治之君不能獨治也為相佐之相也者一人之身

社稷綱常所攸賴者也必置身於綱常大道之中而後

朝廷服萬民懷一有不善議其於後者如蝟毛而起今觀居正之於父也憑棺淚奠未盡送終之禮在京守制尚貪相位之尊爲居正計不可一日不去 皇上爲居正計不可

一日而留矣居正不去天下人所共知也 皇上留之者

豈以其有利 社稷邪不知居正才雖可爲學術則偏志

雖欲爲自用太甚諸所設施乖張者難以踴舉姑舉其最

著者言之 一曰進賢未廣 二曰決囚太濫 三曰言路未通

四曰民隱未周其他用深刻之吏阻豪傑之才又不可收

數者矣即使有利 社稷猶大壞綱常况無利 社稷而

可留之邪臣伏讀 皇上諭曰朕學尚未成志尚未定先

生旣去前功盡棄 陛下言及至此宗社無疆之福也雖

然學固未成矣弼成 帝學者未可謂在廷諸臣無人也

志固未定矣輔翼 聖志者未可謂在廷諸臣無人也居

正丁憂可挽留之居正脫有不測 陛下之學將終不成

陛下之志將終不定邪此臣所未解也 皇上以英明之

資御曆五稔人皆曰將興堯舜之道三王之功矣以居正

而在京守制天下後世謂 陛下何如主綱常自此壞中

國自此衰人心自此弛居正一人不足惜後世有攬權總位者輒援居正故事甚至窺竊神器貽禍深遠難以盡言者臣又揣居正之心矣居正首疏云有非常之人然後辦非常之事非常之事非常人所能辦也是其心蓋曰起復非常事也吾非常人也吾而當此誰則議之自臣觀之人有五常仁義禮智信是也力此五者斯謂之不常之人今有人于此親生而不顧死而不墜指而名之曰非常人也人不曰殘忍則曰薄行不曰禽彘則曰喪心可謂非常人乎且其疏又曰不顧傍人之謗議鄙匹夫之小節非病狂喪心有此言也又曰道路無不為臣酸鼻此其貽罔死之居正未聞喪之先天下逆規其奸居正既留京之後天下深恨其非臣登刑部堂遇各司出刑曹按諸冠裳各垂舊製氣一目三嘆切齒含憤有不忍言酸鼻者誰乎皇上下大婚固大禮也居正以披經罪人欲雜乎其間何心哉蓋欲誇示來世以居成功耳宋臣文天祥當南渡之日猶送親歸塋當此清朝豈南渡之時邪先朝李賢奮情起復羅倫力排斥之居正之不歸蓋無情可奪無復可起又非賢之儔矣大臣聞喪不去小臣必有匿喪不報固所必致

也嗚呼父子天性其恩罔極事父如此事 皇上可知矣

柳臣猶有深恨焉 國家以言路付之臺省事關綱常悉

陳無隱默而不言猶謂曠職今日上疏留輔臣者曾士楚

也臺臣倡之明日上疏留輔臣者陳三謨也省臣效之

朝廷爲首善之地臺省係公論之所論及至此可勝言哉

疏入有 旨廷杖謫戍都勻是時與公共逮繫者五人公

獨苦謫獨遠間關萬里至勻絕亡幾微怨懟惟以王陽明

先生昔謫龍場刊落支離透悟良知勻距龍場近一意講

王先生學與二三子共相切磋乃自爲文告諸儒曰自甲

戌聞道迄今七禩矣其間時興時仆或得或失雖有不同

然一念不昧不泯皇天可鑒戊寅入夜即自謂得竟昔志

然間閱佛經及白沙先生諸書知有此理苦無入處如欲

入都下未躡足未裹糧兀坐直湏時耳近看王陽明先生

諸書訓物字爲事字意之所着處爲物格是格其不正以

歸於正不肖始知有着力處一日生有一日功課一時學

有一時功課知體不是着空此學非靜坐可待由格不正

以歸於正由無不正以底於忘其所謂正此聖人能事標

不敢不勉惟冥冥相之其立志堅決如此至荅沈繼山書

云名根作人者意氣有時而歇脚迹有時而出惟是小心翼翼明大人之學遇則爲伊周不遇則爲孔顏廓然宇宙則雖處患難正所謂無入而不自得不然口言自得徒勉強撐持耳標寡朋鮮侶迹遠勢孤獨與妻子結茅而居力耕而食流離顛沛言之萬狀所恃以自得者昔畧有聞於大人之學視吾身大則視世界小視性命重則視物欲輕彼貧賤死生如虛舟飄風一壘不能動耳蓋至是智故幾忘精神日固即居勻六年所悠然浩然忘其身之在夷狄患難也萬曆癸未召還爲史料給事中侃侃言天下事而

跡默若并州疾痛河瘁更相注念其上吏治民疾疏畧曰兩廣雲貴並茲上者悉謂之遠兩廣滇南文物埒中土俸餼稍厚以故人多樂居之惟是貴州僻在亥步窮處黃茅嵐氛猿獠爲伍士人聞命有投牒不往者有旣赴鬱鬱死者臣請備言其艱辛之狀臣往見都勻一驛丞南京人也懸鶉百結乞食道死又有麻哈等州衙齋荒蕪舉目淒涼而獨山知州吳譽聞者文學吏事亦自名家夜篝燈同妻子守孤印皆含冤被論去視諸臣餘可知矣臣每撫膺大息曰聖天子明見萬里外忍使諸臣困至此極邪勞

逸不均北門大夫不免興歎今之情豈異古邪臣愚謂司
銓者宜劑量其間除方面知府知州知縣外如各衛經歷
三省風氣接壤視他省稍習如或居官稱職其陞遷眎他
省量速一年庶幾雨露無不被之澤遠臣無向隅之泣
報禮有不重者未之信也又曰雲貴二省原無驛夫以軍
爲夫道里長遠山勢險峻每夫一名幫貼數名始得成役
晝不得力耕夜不得安枕月支米不過數斗亦良慘矣
國初屯戍額五千人今清平衛不過二三百人昔何以充

今何以耗此其故不難知已臣愚謂宜勅該部乘此清
時一洗民間清勾夙弊至雲貴以軍代夫合無行彼處撫
按官乘此清閒悉心議處以杜後患每月量加月米以恤
其苦此柔遠能邇之長策也不然他日有不可知者矣公
胸次一日不能忘黔黔士民亦不能一日忘公其門人陳
給諫尚象舉人余顯鳳吳鋌等於公昔講業處躬爲書舍
江中丞東之題曰南臯書院而爲之記公在勾所著有雲
中存稿刪後詩龍山誌奏疏補遺等書

籟衣生曰陽明之學成於龍場爾瞻之學定於都勻豈非

造次顛沛之久其仁始熟而苦勞困饑空乏拂亂之會真足以增益不能邪予之來貴陽也枕戈泣劔日與賊持眎二公竟界愈急愈迫而終不能由疾養慧緣危生達上媿陽明下慚爾瞻然不敢弃忠信於夷狄屈仁義於威武則猶二公之教漸濡於平日者深也

附詩龍山次司松滋見慰龍山深倚碧雲西秘殿崔嵬拂綵霓已恠烟塵何渺渺那堪風物更凄凄村老我猶狂興石上逢君續舊題遷客從來多勝跡可能携手賦愚溪○同諸子登舟臺黔南流滯數年身不禁憑高

發興新童冠可追沂水樂吹歌遙邈舞雩春雲開樹嶺迎遊客鳥嘯笙簧欵醉人病骨自憐還自惜肯教青鬢老風塵○書殿壁岩峩雄鎮亦名境不到其如負一生雲帶玉屏雙嶂出天垂匹練一江橫坐聽虛籟心能靜俯瞰平林世欲輕黃綺仙童如可問吾將結屋傍雲耕○讀書堂偶興寂寂寥寥楊子居悟來那用五車書春疑池畔蓮將茂綠滿窓前草不除得意舉杯邀去鳥會心束手伴遊魚惺惺正屬吾家事未忍無成歲月虛○又紅塵玉案休相侵爲愛名山即道林殘卷開題珠影

通鑑卷之四十二
通鑑列傳
三
遍空齋長掩白雲深眼觀大易原非畫彈到朱絃別有
音何處更尋糟粕句斲輪先已得吾心

黔記卷四十二目錄

寓賢列傳

宋

冉璉弟璞

元

喬堅

大明

孔文

沈勗

張伯裕

陳迪 王觀 馮侃

黔記卷之四十二

寓賢列傳

元

黔記卷之四十三
汪溥

廖駒

孫鐸

陸珠

李新

徐雲從

黔記卷四十三

泰和郭子章相奎父著

漢州宋興祖汝杰父正

貴溪畢三才成叔父校

寓賢列傳

編采生曰自昔寓賢稍增莫離親戚而僑寓他所其故有二世治則樂其山川足供吟眺鴻漸于磐魚依于藻得其得而適其適如歐陽永叔之寓潁州蘇子瞻之寓宜興是也世亂則樂其遐迹足避兵戈猶夏之就清冬之就溫可

以無逢於寒暑之苗如管寧之寓遼東朱子之寓建寧是也若貴州山洞棘荆既匪樂土苗夷叢菁矛戈相尋舟而不遊道而不徑乃亦有賢寓於茲土彼皆流離困苦中耕難返粉榆歸邑里不得已而居焉者故董董十餘人作寓賢列傳

宋

冉璣 弟璞

冉璣播州人宋末與弟璞負文武材隱居蠻中嘗同遊八番觀山川險易若有所管時人莫識以爲景純之流後策謁余玠爲畫城釣魚山之策人始知其異

元

喬堅

喬堅元順慶路判官僑居異節多所題詠

大明

孔文

孔文先聖後裔洪武初以知府戍貴州卒子孫遂居于此按察使馮成能匾其門曰關里分潢

張伯裕

張伯裕山東諸城人洪武間舉賢良方正授陝西潼關知縣梗直不阿奉法守已謫安順州吏目遂家焉

沈昺

沈昺字廷規高郵州人號懶樵洪武中從父戍普安通經史喜詩文闢樂矣園初懷璧堂與楊主事葵倡和成帙所著有迂思遺藁普安州志

附懶樵詩○麟齋詠懷戎居不解武經術慕前人命蹇方悲鵬文窮尚揭麟宣尼專筆削魯史借經綸德配乾坤大明兼日月新華夷分內外典識辨君臣五霸功雖

盛三王澤已涇諒非存創作何以正彝倫皓首慚愚昧聊將樂燕申○懷璧堂成居夷歲月但華髮滿頭顧患難存餘喘飄零困遠圖移家嗟增瘳失路強指梧此日營新宇終年憶故都腸從悲處斷眼向望中枯瓊萼維楊郡驪珠璧社湖原田秋養蒼隴樹曉杖踈頓拙還鄉計還鄉興不無○萬松軒先生高隱卽徂徠遠屋清陰覆綠苔萬樹總持霜雪操一林俱是棟梁材窓間羽翠風前落谷口鸞笙月下來聞說摘花多釀酒蟻香銀甕幾時開○春城翠柳千門萬戶柳垂絲牽惹韶光日正

遲訝館煙籠青鬣舞酒旗風颯碧參差陰連紫陌鶯偏
戀影拂雕簷燕不疑自笑龍鍾歸去晚年年虛負贈行
枝○秋田近稼西疇南畝遶山城秋稼尤尤四望平湛
露低垂金穎重香風微動紫羊輕時登共祝千倉滿早
穫偏宜九月晴知是老是憐旅寓家炊白飯育羣生○
冬雪遠松寒雲捲雪作花飄遙看長松最後凋白鷺千
羣團翡翠蒼蒼虹百尺舞瓊瑤當軒把酒幽懷暢倚檻題
詩逸興饒甚言吾隆冬宜賞翫風光如此豈蕭條○紗帽
籠雲紗帽名山鎮此州五雲深處見山頭神靈高護三

台黃形勝速看八駿遊文運大開光四表

白王恩廣被

遍還取夜來月印寶池水萬丈清輝射斗牛○寶池中
月萬丈清輝射斗牛寶池月色遍 皇州雲籠紗帽山

增秀風送禪鐘寺更幽滿架詩書崇聖化半村煙火遶

城樓歸來不住登臨興和合高峯願獨遊○北門樓再

構呈諸帥城樓新構聳層臺輪奐魏莪碧落開地鎮南

夷環百雉天臨九極擁三台鷹揚不獨嚴戎備燕賞從

知壯客懷凝欲登高誇勝槩衰遲歌頌惜非才○過芭

蕉關水口疑無路江西更有坡畏途何險峻倦足怕經

過怪石潛魑魅飛雲隱薜蘿行藏未能卜回首一長歌

陳迪 王觀 馮侃

陳迪雲間人洪武中從戍普定曠達不羈長于詩文其後戍普定者王觀字孟賓嘉興人開塾教授一時才俊多出其門馮侃字本謙嘉定州人能文善書得顏柳諸公之妙

汪溥

汪溥字巨淵澧州人號麗澤性穎悟而剛直博學能文不爲祿仕從父戍普安開家塾以教郡之子弟出其門者多成偉器

廖駒

廖駒字致遠順昌人宣德初從戍成都勾衛以詩名宣慰使宋斌延教諸子號強恕先生有強恕齋詩集若干卷

孫鐸

孫鐸雒陽人學博經史尤善訓詁屢辭徵辟正統間嘗典普定衛學訓迪勤懇士以科第進者多出其門御史沈衡辟署貴州宣慰司學自製詩文送之著有普定衛志一卷

陸珠

陸珠狂生也正德中嘗以詩諷逆瑾曰大臣宴罷出龍窩

楊柳春風滿玉河正是太平無事日醒醒人少醉人多瑾
怒中之流黎平

李新

李新茂州人安莊訓導講明理學表率諸生捐俸賑貧九
年任滿諸生留爲矜式遂附籍永寧州入祀

徐雲從

徐雲從字時際江西清江人少從羅念菴唐荊川二先生
游聞思南李尚野先生與學黔中負笈遠從至忘寢食每
與友朋論學善汲引時或危言人自鼓舞不倦同志常稱
之曰坐無徐子諤諤聞其以直諒見重於其黨如此同
野贈詩云川上論心成邂逅攬衣不惜度江關歌聲動處
溪光靜劍影高懸斗氣瀾千里何人能命駕四時老我只
登山北城近見龍沙長可使驪珠是等閑雲從卒于思南
墓在大岩關外

楊柳春風滿玉河正是太平無事日醒醒人少醉人多瑾
怒中之流黎平

李新

李新茂州人安莊訓導講明理學表率諸生捐俸賑貧九
年任滿諸生留爲矜式遂附籍永寧州入祀

徐雲從

徐雲從字時際江西清江人少從羅念菴唐荆川二先生
游聞思南李尚野先生興學黔中負笈遠從至志寢食每
與友朋論學善汲引時或危言人自鼓舞不倦同志常稱

之曰坐無徐子誇誇罔聞其以直諒見重於其黨如此同
野贈詩云川上論心成邂逅攬衣不惜度江關歌聲動處
溪光靜劍影高懸斗氣瀾千里何人能命駕四時老我只
登山北城近見龍沙長可使驪珠是等閑雲從卒于思南
墓在大岩關外

縣志卷之四十三 目錄

鄉賢列傳一名鄉

漢

荊州刺史尹珍

巴郡太守傅寶尹貢

晉

寧州刺史謝恕

平西參軍侯馥

興古郡太守爨深

唐

工部尚書趙國珍

大明

太僕卿張諫

御史申祐

一作祐

戶部尚書黃紱

右通政趙侃

右副都御史徐節

父資

右副都御史侯位

布政使田秋

右僉都御史蔣宗魯

右僉都御史李佑

右僉都御史劉秉仁

黔記卷四

泰和郭子章相奎父著

漢州宋興祖汝杰父正

貴溪畢三才成叔父校

鄉賢列傳六卷

嬸衣生曰黔自明以前夷區也馬援所不通陶璜所未開辮髮左衽之酋木衣卉服之長自五溪以及八番在在而是即唐宋元盛際間有解辮請職回面受吏不過羈縻之而已方其時非我族類又惡得賢我太祖始衛所之

已 成祖復郡縣之徒中原武族填實茲土今所稱鄉士大夫皆中原裔也故自 明以前董董七人 明興自張京兆黃尚書以下不可勝書非古乏賢而今多才也古夷而今華也 二祖用夏變夷之功於茲弘巨矣若土司賢者附於其祖父後作鄉賢列傳

鄉賢列傳一名鄉

漢

荊州刺史尹珍

尹珍字道真牂柯郡人欽縣人也珍自以生於荒裔不知禮義未漸庠序乃從汝南許慎受五經經應奉授經書百圖通三才學成還鄉里教授於是南域始知學焉漢桓帝時珍以經術選用歷尚書丞郎荊州刺史而應奉爲司隸校尉師生並顯

贖衣生曰予讀漢史許叔重博學經籍馬融常推教之時人語曰五經無雙許叔重應世叔讀書五行俱下追慕屈原所著有感騷三十篇尹道真崛起遐方與許應遊其人可知已范史以道真爲牂柯郡人華陽國志以道真爲母欽縣人母欽故牂柯屬縣也一統志置道真於播州今播

半屬黔故列之人物之首舊志屬之貴陽府鄉賢誤矣

巴郡太守傅寶 尹貢

傅寶字紀圖牂柯平夷人尹貢夜郎人並有名德歷尚書郎長安令巴郡太守彭城相號南州人士

續衣生曰華陽國志載牂柯大姓龍傳尹董尹有珍貢傅有紀圖龍至宋益盛至今猶有龍蕃豈猶其苗裔邪惟董不可考

晉

寧州刺史謝恕

謝恕字茂理牂柯毋斂人晉永昌元年以零陵太守南陽尹奉爲寧州刺史南夷校尉加安西將軍奉威刑緩鈍政治不理咸和八年遂爲李雄弟壽所破遷奉於蜀壽領寧州南夷初平威禁甚肅後轉掠凌民秋建寧州民毛衍羅屯等反殺壽太守邵攀時恕爲牂柯太守舉郡爲晉不爲壽用遂保郡官至撫夷中郎將寧州刺史忠義冠軍將軍平西參軍侯馥

侯馥字世明江陽人也察孝廉平西參軍後巴郡亂避地入牂柯寧州刺史王遜領平西將軍復取爲參軍遜議欲

遷牂柯太守謝恕爲涪陵太守出屯巴郡之把口表馥爲
江陽太守往江陽之泚源撫卹蠻獠克復江陵請通長江
雄征東大將軍李恭已在江陽馥振降夷獠修繕舟艦爲
進取計預白遜請軍移恕俱出涪陵不能自前恭舉衆攻
馥衆寡不敵爲恭所破獲生虜馥送雄雄下廷尉責曰事
君有死無二其次破家與國今縱不死又無益國灰沒其
分守心而已無他顧望雄必欲屈之使馥同郡人張迎曉
喻之馥怒罵迎曰吾等國亡不能存大難不能死低眉海
內何面目相見也且王寧州治亂才也以吾有桑梓之耻
故遠上尚書遣吾討賊受命之日實亡無不任裁船未辦
請軍未至牽揣不及爲他所先當滅身隕碎以謝不及眞
上不負日月下不愧王侯吾豈苟生如鄉兒女之人乎迎
還白雄雄義而赦之時雄衆寇所獲棧爲太守建寧魏紀
漢國太守梓潼文琰巴郡太守巴西黃龕涪陵太守巴西
趙弼永昌謝俊牂柯文猛皆區區稽顙無如馥者數年卒
曠末生曰李雄僭號成都威震南中朱提董炳建寧霍彪
寧州尹奉舉城出降獨恕不下魏紀文琰黃龕文猛稽顙
歸蜀獨馥不屈皆牂柯之勁栢剛松歷霜雪而後凋也而

惜晉史無有能表之者馥出江陽而流寓牂柯故并系之鄉賢焉

興古郡太守爨深

爨深興古郡人其先楚令尹子文之後受姓班氏西漢末食邑於爨遂以爲氏其後世爲鎮寧校尉寧州刺史晉武時爨深爲興古太守永嘉中與將軍姚岳同破李雄兵咸和七年李雄遣李壽費黑南征寧州至朱提太守董炳固城寧州刺史尹奉遣建寧太守霍彪及深援炳彪炳奉降准惟牂柯太守謝恕爲晉九年分寧州置交州深爲交州

唐

上郡尚書趙國珍

趙國珍牂柯酋長趙君道爾也唐天寶中屢有戰功南詔閣羅鳳叛宰相楊國忠兼劔南節度使以國珍有方畧授黔中都督征南詔護五溪十餘年天下方亂而此部獨寧仕終工部尚書

大明

太僕卿張諫

張諫字孟弼赤水衛人少有志節晚父伯安行伍不憚險
遠嘗從劉長史仲珩學於蜀時劉忠愍廷振奉使至蜀公
日與講論二公甚器之宣德乙卯中雲南鄉試第二明年
至燕卒業忠愍門正統己未成進士貴州進士自公始授
行人未幾丁母孫孺人憂哀毀骨立廬墓三年致群鳥芝
草之感起復拜御史往督福建銀課時當寇殘燬後民物
凋敝餘孽閭作公親帥土兵撫捕賊遂解竄父卒復廬墓
三年芝再產墓傍歷官河南副使順天府尹以直言謫守
萊州尋召爲太僕卿卒於官 賜葬祭大學士淳安商文

毅公銘其墓

蟻衣生曰予讀容山世美祠記知張氏世德長矣在 高
皇帝時有一蒂雙瓜之异御製有贊至今炳耀世敦孝友
累葉同居猶然公藝家法問卿繩之益昭先烈至兩廬累
瑞芝再廷宣亦天鑒其衷與嘉瓜同貺歟又不特宦蹟聲
聲已也

附姚福青溪暇筆云洪武五年嘉瓜並蒂產於句容張
觀之圃羣臣上進 太祖自作讚不以祥瑞自居羣臣
亦多爲贊以詠其美未幾張氏兄弟坐事駢斬於市子

侄充軍者數人然則瑞乎妖乎識者當知之然今張氏
族頗大天下稱爲嘉瓜張氏有名諫者仕至順天府尹
終太僕卿

御史申祐

一作祐

申祐字天錫婺川縣人常從其父之田道逢虎父入虎口
公挺身持杖尾擊之虎逸父得免正統辛酉中雲南鄉試
入國學肄業時祭酒李時勉以言事忤旨下獄荷校國
學門公倡六館諸生伏闕中棟且願代其死上爲之霽
威尋登乙丑進士拜四川道御史立朝忠謹多所補益諸

御史聚議事

公談論輒數言

殿中窺衆皆推高出按廬

鳳所至輒進諸生講論經史疑義已已

英廟北狩公以

御史扈從至土木死之鄉人田方伯秋爲作公事狀嘉靖
十年郭御史弘化移檄祠焉

蟻衣生曰予讀田西麓事狀其畧曰先民有言父生之君

食之師教之天下之三本也惟其所在則致死焉於公盡

之矣然將虎鬚不死逆龍鱗不死而竟死土木豈天將留

之以彰忠邪讀李忠文傳止載石大用代死而不及公豈

史逸其名邪

附趙方伯維垣申御史歌柱史耿耿貞元英精協瑤光
千玉衡紉蘭帶蕙好奇服胸羅珠斗構文靈君年童髻
隨翁採芝路迂猛虎翁爲虎噬君於此時不辟易走杖
擊虎力最屢翁脫虎口兇輕身膽雄不數吞牛氣青霄
射策蓬萊殿螭頭白簡飛霜霰多冠凜凜躍青驄豺狼
遠遁江南旬英廟鑿輿更北巡一朝大駕俱蒙塵畫
塞天白日暗征袍染血污車輪吁嗟乎兒脫父危臣爲
君死忠孝香名滿人耳我歌此曲真傷神千古誰能秉
青史

戶部尚書黃紱

黃紱字用章其先封丘人後占戍籍平越父中商重慶娶
於張生公公生之夕母夢老人抱兒曰送養高平爲爾子
長歸平越補術學生正統丁卯中雲南鄉試明年成進士
除行人積官右副都御史巡撫延綏進南戶部尚書改右
都御史尚書如故公廉峻直執遇事屢發正色山立即重
忤時貴弗恤智巧所避公毅然有之人率竊嘆其呆然亦
以是獲名郎中時人以硬黃目之卷政四川之稟慶旋風
權輿不得行公曰汝冤氣邪姑散子圖之至州齋沐禱夢

翼日清囚無驗乃禱諸城隍夜夢若有神言刑丙寺者寺
去州四十里邊路而巢山公旦起率州官吏兵往請寺圖
捕之有僧以而惡詰之無牒便錯重塗其額曬洗之則有
巾痕乃鞠訊之遂盡暴其奸慝云寺後有大塘凡投宿人
殺之沉塘中衆分其財有妻女分其妻女公樓蓋誅僧晉
楚右布政會僧繼曉來勢焰灼人公私謂僚友曰曉以妖
術媚上眠食其之今避而返鄉名掃墓實逃耳檄武昌府
館之後堂好飲食無令得出入俄事敗檻送京師伏誅副
都御史巡撫延綏劾參將郭鑪等擒豪奸張綱公行道望
見川中飲馬婦片布遮下體大恸伊嗟息曰我爲巡撫
本健兒家貧至此何面目坐臨其上今豫出餉三月邊
健兒素貧苦延綏持甚大臣巡撫者輕厚自奉健兒雖凍
餓死不問延綏人又素忠朴至死無怨言聞公慙嘆軍中
人人感泣願出死力爲黃都堂一戰虜虜亦不至俄有
詔撤毀庵寺公令汰尼蓋轉給配軍中壯無妻者比公去
延綏有携子女拜道傍送者已爲尚書戶部益不屑顧忌
威稜截然盡革財賦內外諸積弊改右都御史入臺天下
仰望風采公翹直崖異忤人自恐伏禍不可測請老去未

幾卒年七十有一所爲奏議及政蹟并所著文詩悉集不
留晚嗜茶同契號精一道人澹陽子有註本獨存

續本生曰予入平越睹黃尚書棹楔問公平生后亂衛人
莫能對已讀吾學編字崆峒集有黃尚書傳然後知公爲
硬黃也公葬在長葛縣馬陵岡則公老於中州子孫仍爲
雒人獨其母墓仍在平越公河不一遷葬邪歐陽永叔遷
潁州母墓在吉即有瀧江表世猶議其薄黃公歸故鄉而
本母魂滯徼外予不知之矣

右通政趙侃

趙侃字季剛晉延衛人京兆

天順甲

中進士授吏科給事中陞都給事中時政得失軍民利害
屢形奏牘有憂恤邊軍疏陳時政八事疏皆經濟急務大
臣有不爲公論所愜者朝覲開報不實進退不公者公舉
彈無所避權倖憚之又陳言禁革宿弊任賢養民彌災禦
亂振舉公道悉中時弊 上皆嘉納率見舉行陞通政司
右通政兼掌武官誥命卒於官 賜諭祭祀鄉賢子毅馬
龍州知州

續本生曰予讀趙納言墓志立朝舉彈不阿有恤邊軍陳

時政等疏比求全疏於其家已不可得止普定衛學有科
舉歲貢二碑出納言筆讀之文馴雅可以想見其人

右副都御史徐節 父資

徐節字時中其先壽昌人戎籍貴州衛父資當正統己巳
湖貴寇起清平道梗守臣請兵征討御史黃公鎬聞資有
才畧辟置左右是年秋七月黃公巡邊至羊場河猝與賊
遇將爲所掩資奮挺直前厲聲叱曰蟻螻何足敢害朝
廷憲臣邪我分死之明年此際當殲爾醜類遂遇害翼日
賊見之面如生遂遁去

臨終誥鄉人因口其墓爲忠節岡節其仲子也幼習易於
御史陳鑑大奇之遺以易義成化壬辰舉進士授河南內
鄉知縣治行窳被徵吏民遮道悲慟衣履爲之分袞擢御
史三上章數錦衣指揮牛循罪惡屢劾相臣萬安等風裁
凜若積官雲南右叅政連破梁山竹箐米虜諸寇錄功授
正二品俸遷右副都御史巡撫山西以廉正忤劉瑾矯
制削秩罷歸瑾誅奉詔復職致仕比老自擬淵明生作漁
歌行狀以示其門人汪沐訣別如平時旬浹而逝年八十
有六嘉靖元年纂修武廟實錄有司以其事聞五年

賜 諭祭所著有蟬噪等集

續衣生曰正德五年逆瑾用事裁各邊撫臣是時徐中允撫山西鴈門在裁中守正忤瑾矯制爲民罰米參百石輸大同邊倉瑾誅復職致仕此中丞之大節也中丞沒後淑人張氏乞恩銓部覆 題徐節平生苦節人所共知逆瑾矯制罰米子未成立情實可憫中丞蓋棺之議定矣奏議皆書多逸不傳止題楊叅議廉清白堂一詩附于左

附詩君不見桀黠奴益利數千萬又不見唐元載胡椒八百斛此身已矣名尤汙爭似關西楊伯起白似王兮清似水清白聲華萬古傳嗟公雖死猶不死鬼神示昭察不棄纖毫理善必福兮慶有餘遺馥流來到孫子悠悠食其報繩繩繼厥美索我題斯堂援筆寓深喜喜此清風豈獨擅一家廉貪激懦應無已

右副都御史侯位

侯位字世卿平溪衛籍江西永新縣人平溪故無學公寄學思州府又爲思州人正德辛未進士初仕無錫縣歷兵部郎山東叅議南京光祿寺卿遷右副都御史巡撫應天公之撫應天也會太夫人夏氏年百歲公自陳乞終養吏

部侍郎覆鞫議曰古者聖帝明王之御天下也巡狩至於
方岳詢百年者就見之敬老也天下有百年之老天下和
平之氣之徵也是帝所以申敬也漢文帝者三代以後盛
德之主也不時使人存問長老八十以上賜米肉九十以
上賜絮帛亦所以敬老也老者敬焉所以勸天下之孝也
文帝導民以德之實也 皇上登 極屢頒 恩詔凡高
年民八十以上俱令郡縣有司給賜米肉布帛有差凡以
風天下而敦化基也今都御史侯位母夏氏壽躋百齡尤
世希有是皆我 國家弘敷大博厚之氣薰蒸衍溢鍾爲上

壽天下生靈命脉悠久之祥夏氏孕和協瑞產自全楚寔
我 皇上龍飛之地又 聖德造命無疆之祥敬老尚年
古今通義都御史侯位自任巡撫凡財賦之稽查百姓之
存恤利弊之興革竭力効忠地方甚有賴焉今拘於例難
准侍親伏望 皇上勅令本官照舊供職仍行湖廣撫按
有司申敬老之制於夏氏加酒肉粟帛之惠則厚其親其
子莫不勸移孝爲忠侯位將感激圖報愈無窮厚一人民
德因以歸厚風化益淳政治益有裨矣 上曰侯位不准
侍養夏氏着有司給絹米一時縉紳謚以爲榮嘉靖二十

五年太夫人百二歲卒公請祭塋廬墓所懸車十餘年杜
門寡交即至感弗與覲家在平溪徙辰州子孫仍若平溪
平溪建學實自公始士至今德之

續衣生曰予考通志郡志侯中丞公事不少槩見已詢之
平溪故老及其家始得夏夫人百歲錄及公制 勅子讀
世皇帝勅曰侯位忠誠體國廉慎率屬風紀振揚具有成
績公之素可知已第母百歲不懇乞身歸養綵服朝紳之
重輕果何如耶

布政使田秋

田秋字汝力曾祖永富洪武初從廬陵遊學思南因家焉
正德甲戌登進士歷官禮科左給事中劉瑾初誅璫焰猶
熾公奉 勅清查御馬等監裁縮至七萬夫食至七萬石

查光祿大常庖厨力役又裁至二千四百餘夫因陳謹飼
秣慎稽考十二事斟酌未盡三事皆塞冗食之孔拒中貴
之喉者都御史汪鋹奏壇郊外凡墳墓悉令遷平以廓壇
址疏下涕泣載道公疏畧曰都城村落萬塚鱗次懷土重
遷夫人常情而經發朽骨尤傷孝子本意欲以致天地之
享反以傷天地之和疏入忤 旨而澤及枯骨矣思南僻

處一隅流移嘯聚西播蠶吞公請設兵備貴州竝科雲南士遠赴試跋涉甚艱請另選闈疏畧曰永樂年間初設貴州制度草創且以遠方文教未洽故附鄉試於雲南今列聖休明治教百五十餘年 皇上維新之化又八年于

茲遠方人才如山木得雨露日漸生長固非昔比臣愚爲開科盛舉正待今日且貴至雲南相距二千餘里如思石等府且有三四千里者盛夏山路險峻瘴毒侵淫生儒赴試眞苦最極有貧無爲貲者有弱不能徒者有不奈苦辛及于中道者有中昌瘴毒沒于途次者此皆臣親見親歷

今幸叨列侍從乃得爲陛下陳之邊方下士望天門萬里扼腕嘆息欲言不能者多矣又臣聞 國初兩廣共科其後各設鄉試漸增解額至今人才之盛埒于中州又安知他日之貴州不若兩廣乎議者或病于費臣竊以爲貴州雖赴雲南鄉試舉人坊牌之費貴自辦也鹿鳴之宴貴自備也今所加者不過三場供給試官聘禮耳求才巨典又可靳區區小費乎疏入從之 肅皇修飭 山陵豫建

壽官大臣首進開礦之策公陳其不可狀者三後試行之都御史党以平解礦石六十斤工部煎銀止十五金而解

官王愷稱樵夫百名防軍百名燈油楸鑿廠房餼饗費不下百金是所出浮於所入而礦所地名荆子谷密運邊境又易起釁公復抗疏乞罷歷陞廣東右布政上疏請告病革草訓子畧正衣冠而化所著有西麓奏議若干卷

續衣生曰田方伯予郡人赴粵道廬陵訪什鄉村落拜先人墳墓市祭田刻木本水源碑今世世無忘何其孝也讀西麓奏議剴切詳明豈忠故孝移邪方伯子時中時龍從子時雍俱舉于鄉而時龍發解即未竟厥施德盛流光矣

右副都御史敖宗慶

敖宗慶字汝承一字應昌思南府籍江西新喻人少讀書中和山向社龔冲霄號松山費恒號竹溪公號梅坡稱三友云三人者皆人傑後先登仕籍嘉靖戊戌公成進士授行人久之擢膳部即分治鐵冶鐵冶役夫殊困楚公憐之寒給之衣病療之藥所全活甚多遵化故無井泉軍士酷夏多病渴公令多時漿至今賴之草場科入故饒公即以充匠役鑄金灼瓦之費而毫無所視陟蜀憲副備兵松潘松潘僻在西陲而廩餉獨倍轉輸者輒乾沒其間公爲報薦司得親給便又故事嘗爲歲計不下數萬緡出自公帑

公清松茶權亦不下數萬緡以充賞賚公廉能類此晉廣
可廉憲會戍卒調備倭當往來桂林戍卒者咸虎而敢爲
鷄犬害當事輒以盜補治之公曰戍卒未應募先皆群醜
耳既爲酋長招來之所趨惟利况酋長又半匿其餉而半
給之柰何不掠也一旦卒事歸欲責以秋毫無犯難庸詎
盡死數百人者不報揭几三上臺使竟不報公乃作而言
曰殺人媚人吾不爲也吾寧以一官博數百人爭之益力
竟出之癸亥晉副都御史巡撫雲南鐵鎖善類年干擢遠
近騷動公乃一一指授石畫卒奏奇功以病眩屢請歸弗

予竟以閑住放歸

續衣生曰予聞公爲行人最又恬於冷局無少生得失銅
人陳大行珊瑚嘲之曰裘蔽蕪卽劍氣擔頭長射斗公應聲
曰龜吞漢使節旄海上日凌霜雖云諧謔不忘節義固宜
其以功名令終歟切後李滉之題其墓曰嘉隆間名臣都
御史敖公之墓嗚呼稱矣

右僉都御史蔣宗魯

蔣宗魯字道父普安衛人母羅夢虹歆井而生公因號虹
泉嘉靖丁酉雲貴分試公遂中式放榜之辰黃龍見霄漢

聞其光如電下徹於地巡撫汪公曰此科目之光聖世之瑞也諸士當有應者明年成進士授濬今濬故畿輔劇邑徭最難均公乃夙戒白城隍神曰審編民命攸繫魯若私神勿俾還家里老吏書等若私神勿俾保有妻子遂約法定則盈縮高下一準於田產有里長趙某者戶本上上誣爲上中越數日其妻抱二嬰踵門泣曰妾夫欺公神暴亡之矣夜聞鐵索聲請乞如舊保二孩及遺業邑人稱神君馬遷戶部主事益昌平儲題其座右曰入毋重民膏民脂出毋輕軍衣軍食北守成都朔望誓於神曰貪婪害民天必譴之忠君愛民天必佑之有利即興有弊即革凡我僚屬相與勉之是時滇元江逆酋那繼殺侄倡亂誘方伯徐公樾殺之士卒死者萬計天子震怒簡公備兵臨元至滇喟然曰曾本家難而貽禍于國業已戕我方面大臣損我威重而復窮于兵禍難卒弭乃悉解諸軍若無意元者而獨遣指揮汪輔以署印往密授客卒不遺一矢那繼自縊餘黨就縛元遂以平歷河南按察使時伊府肆虐人莫敢指公首舉其惡竟寘于法而出兩河民於水火滇東川土司諸部有阿堂絨王自立患蔓三省晉公右僉都御

川土司諸部有阿堂絨王自立患蔓三省晉公右僉都御

史撫滇公曰是猶那鏗也兵不在多貴謀耳未入境乃陽
掣各調兵而陰以土兵敗賊于野馬川賊氣阻以安萬鏗
正兵臨之設奇置伏於是阿堂授首俘其子阿哲不數月
而平公拊滇持風裁尚大體與分宜忤乃老所著有治潯
欵議齊梁監允錄吳關奏議牧政事宜撫臺疏草并詩文
集藏之家

頊求生曰予不及事中丞得交驩仲子觀察君思孝予觀
大宗伯政觀察爲宗伯即此予守潮觀察守韶遂遠一處
予不知其父歟其子然乎中丞父璞山有政訓不獨教家
凡初仕者稟爲著蔡蔣氏之教遠矣

右僉都御史李佑

李佑字吉甫清平衛人嘉靖丁未進士授南大理評事陞
寺正丁巳春二殿災改公繕部杜董川貴大木事公深
入嵐瘴不辭險阻一時報發獨多公又不似他採木使理
商第今有司出納終其役瞬然無物議鉅工攸濟於是名
愈崇重遷江西副使備南贛兵事南贛者盜藪也自陽明
先生經畧後垂數十年前蘄滋長歲辛酉殺汪憲副猖狂
彌甚公蒞事僅浹辰即單車入岑岡三巢壁曉李文彪謝

允璋諸劇賊禍福各歛束聽命立定南縣控制諸巢無幾
何廣東賊扇亂廷議請復設撫臣公以在南贛有大勞
遂開府其地當百務初造無所承襲公綜理周密號令嚴
明省汰冗費雖羽檄紛馳餽餉絡繹未嘗增歲額外繕兵
甲造戰艦脩城郭練士卒圖靖奸宄如海賊林道乾山寇
張韶南等皆次第殄除所向無不摧克終歲間捷書相繼
十餘上受金幣之賜者十有三 賜靈書諭勞公以病歸
未幾卒所著有南法寺駁稿六卷撫粵疏草八卷詩文四

卷

續志生曰中丞長子重慶君人晉余同年友也余筮仕建
寧李官重慶君以原籍崇安執鄉先禮甚恭是時中丞尚
無恙比予入黔而中丞重慶俱已謝世撫今追昔何能已
已

右僉都御史劉秉仁

劉秉仁字子元貴陽人父節齋爲國子學錄而平湖陸翁
者亦在六館公隨父遊長安與陸公子吏部尚書光祖皆
總角會林祭酒講於堂聞壁後似人則公與光祖俱立竊
聽祭酒召至試題大驚賞謂爾公曰二子竝他日公輔器

其識之嘉靖丁未成進士補江西德興縣知縣以廉平愷
悌稱有反風滅火之異陞工部都水司主事權稅杭州秋
毫靡溜湟會 三殿災改營繕卽中調度將作議者謂宜
括天下藩司帑金公以貴州鎮守之役時未底定軍興交
馳力疏不可 詔貴州獨毋以金進民用少甦大工竣陞
光祿少卿歷官右僉都御史撫治鄖陽公疏曰鄖陽孤懸
萬山地連四省 先朝設都御史止用撫治軍民耳目未
一趨向靡定大盜窺伺剽撲後期卒至釀成大患甚非除
戎器或不虞之意臣願假臣提督給臣 旗牌俾得專意

軍務 上報可鄖陽之加提督軍務自公始致仕歸別墅
有翔雲閣漣漪亭遊息其中絕意干進撫按交章薦凡二
十上竟不召家食二十五年與二弟愉怡疊斑斕起舞稱
壽二尊人歲時驩甚已二尊人相繼捐館公哭泣踰禮卒
蟻衣生曰子同年蕭中丞彥志劉文嶽卧苦塊偶因脾濕
兩足蓬蓬起然猶櫛沐對客報書緘封送使者復就几榻
微笑而逝素冠孿屨訖於哀毀嗚呼公可謂死於孝矣或
曰如不勝喪何曰喪禮惟哀爲主人於其親也至死不窮